帶領兒童進入彩色的學園
— 姜添旺專訪
An Interview with T. W. Jiang

賴淑卿
Shu-Ching LAI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姜添旺校長提供之內湖國小學生作品。

姜添旺校長旅遊於九族文化村(1993-1994)。

姜添旺校長生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新竹人，畢業於省立台北師範藝術科，曾擔任新竹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美勞科輔導員兼召集人、第二屆全國兒童畫展與寫生比賽大會總幹事；曾獲選爲台灣省十大傑出美勞科優秀輔導員，並當選全國特殊優良教師及榮獲總統召見接受表揚。姜校長多次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性美術教育會議，且擁有國小、高職學校教師、主任、校長共計四十年的教學經驗，同時是國小美勞教室基本設備規劃設計者，在兒童美術教育的領域裡，是一位值得拜訪的資深前輩。訪談姜校長之內容如下：

問：老師是在什麼情況下進入兒童美術教育的領域？

答：我唸小學時是棒球校隊，後來考進楊梅中學(第三屆)，初二時一個機會參加桃園縣全縣美展，得了第三名，指導我的是曾現澄老師，因爲我對色感特別敏銳，所以曾老師鼓勵我考台北師範美術科，而我也順利考上。北師的同學中有些畫現代畫，之後去法國、西班牙留學，我則選擇兒童美術教育工作。

畢業分發到新竹市三民國小，校長要我接二年級級任和學年主任。服完兵役就接訓導課長，帶問題比較多的放牛班。我做了一個實驗，將六個人編成自學輔導小組坐在一起，分一至六號，二號是組長，負責照顧一、三號，五號是副組長，負責照顧四、六號。這個安排在教學上可輔導較弱的四位，也可縮短改作業或學習評量的時間，這個模式效果很好也很省時。

民國五十七年(1968)我到茄苳國小當教導主任，開始回到美術教學，當時我建議校長以美術教育來發展學校的特色。透過美術的教學進行完整的人格教育，這個動機來自當時我看的一本日本書，三年之後我發表一篇教學心得並將美術融入校園綠化美化。那時剛好兒童美術教育學會成立(民國五十七年)，由教育廳國教輔導團陳漢強團長籌備，我也是發起人之一，我們發行《美術教育雙月刊》，目的是以促進本省兒童美術教育之發展，後來因沒有經費，刊物停辦，學會由吳隆榮校長接棒。學會同時每年舉辦世界兒童畫展，我從第一屆到現在都參與評審，那時得金牌的作品一展出來，老師們教學的方向就往那方面走，刻意地去營造，後來拿金牌的作品都是特定幾位老師指導出來的。

這些指導老師大多有自己的才藝班，但本身從事創作的很少，全心全力在提升小孩的能力。可是，有的老師爲了得獎而改學生的作品，這樣像是回到學徒教育，老師怎麼畫、學生就怎麼畫，缺創造能力，也沒有自己的風格；不過好處是老師拼命發展新教材與素材，如厚紙板、色紙等是教科書從來沒有人想用的材料，我們在小朋友的作品中看到意想不到的畫材和很多以前不敢用的色彩。

評審世界兒童畫展很辛苦，每一個縣市初選先淘汰十分之九，複選是用唱名按燈的方式投票，每一回評審要花整整三天的時間來看兩萬多張，讓人很疲憊；如果唱名的人語氣音調不一樣時，就會影響評審的判斷。前幾屆評審的成員包括心理學家、畫家、美術教育家、評論家，結果學者用兒童心理學的角度來評選，每次按燈都只有他一票，得不到別人的認同，一、兩屆之後，發現理念相差太遠，就沒有參加了。評兒童畫要有教學經驗者，如果沒有經常看小朋友的作品，很難了解，因此評審工作應該要多請些有實際教學經驗者才好。

從民國五十七年到現在，台灣兒童美術教育的趨勢一直是得獎取向，所以我們把世界兒童畫展的獎牌制度取消，改以特、優選的方式，避免產生明星。這樣一改，畫展的知名度有點走下坡，因爲沒有金、銀、銅牌的刺激，沒有記者要採訪，以前大家都搶獨家，名次一出來，記者爭相報導，電視訪問小朋友的家庭背景、老師的指導方法，現在都沒有了。

問：老師有沒有特別的教學經驗？

答：有一次我到南寮去輔導，幫四年級的學生出一個題目：「船」，有一個小朋友構圖很好，畫得很認眞，但越塗越用力，最後把整個船都塗掉了，當時他不曉得我站在後面，下課聲響，他愣在那裡。我就拿這張給他的老師看，老師立刻說：「他在畫什麼呀？整張黑黑的，什麼東西都看不到！」我們如果沒有看到小朋友在創作的過程，就很難理解，後來我詢問級任老師這個學生家庭背景，才知道這位小朋友的爸爸，在一次出海遇上颱風翻船死了，這就是問題所在。本來畫的很好，結果卻用黑色把船蓋住，如果說我沒有看創作的過程，要如何評鑑呢？從這裡面可以看出小孩子的畫是有情緒和階段性的。

我們要培養學生一般的藝術內涵和色感，而不只是描繪的能力，將來他們就算沒有走藝術專業的路，至少對生活的用色能力和涵養都有基礎。我當了將近二十年的美勞科輔導員，常常請老師把學生的作品分成優、良、可之後，由我重新分類，再來比較，看看我們分的結果有什麼差別，討論個人不同的觀點看法。例如，我會考慮作品的優點在於用色能力，但一般老師可能只注意到畫得像不像，內容好不好。

民國六十年(1971)我接茄苳國小校長的時候，把美術教育結合校園美化，我每年辦一個發表會，每位小朋友把創作品佈置在校園，讓學生看到自己的作品陳列在校園每個角落來慶祝兒童節。經由這個活動加上趣味競賽，把學校變得活潑漂亮，這叫鄉村都市化。那時候全省推動校園美化、綠化，是從我們開始的。有時師範學校的學生來參觀，我鼓勵他們多注意收集各類資料，會因而發現新的素材和想法來創作，像百貨公司的櫥窗會有一些小時候玩的東西和圖案，記下來將來可運用到教學上或學園佈置等。

我希望美術老師來到學校，能帶動小孩子正常的人格發展，讓小朋友天天在快樂生活中，培育健全的人格教育。我曾經在日本看過幼稚園的美勞課，所有的材料都放中間，小朋友坐四周，自己需要什麼就跑去拿，有的畫很多，有的畫一點點，有的畫幾筆就不畫了，躺在那邊。老師教學的目的是在培養，不是在結果，如何去評價，其實重點在於小朋友在上畫畫課上的很高興、很快樂。我認爲師院的學生將來要教書，本身要快樂、健康，教育下一代才會快樂、健康，心理發展才會健全。還有，我很重視老師的平常教學生活，對於女老師的上班穿著，我一定要求上一點淡妝並且不可以穿牛仔褲來學校。老師上講台時，外貌得宜是最基本的，或許時代不同了，但是我注重老師、學生的生活規範和生活教育，這個教育是要從生活中點點滴滴慢慢做起。

問：您教過的學生很多，過去和現在的兒童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您所教導的學生當中，有沒有令您印象深刻的？

答：從前和現在的學生有所不同。我自己的學生時代和現在就差很多，那時候畢業去教書，生活克勤克儉，學校的要求按部就班來，比較務實，培養出來的學生也較爲務實；現在不一樣了，老師比較有專長但沒有通才，小學都是開放式學習、自由發展。現在的孩子比較成熟比較聰明，營養好腦筋發育快，這個時候如果好好的誘導，就會很好，如果沒有，他會是非不分。

過去的學生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放牛班，他們很特別，到現在有活動會通知，偶爾會聯繫一下，不像升學班，上大學、留學之後，就沒有消息。教這些放牛班學生沒有壓力，上課都是談生活中做人做事的道理，著重人格教育，畢業後自然常和老師聯絡。我有一個全校最頑皮的學生，每天中午他都要到我的旁邊罰寫故事，他會說：「老師呀！我寧可給你打屁股、打手心，也不要罰寫故事。」寫完了叫他唸，從中了解做人的道理。畢業後在火車站附近遊蕩，有一次我碰到他，問他現在做什麼，他說沒有正當的職業，但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他說我比他家人還關心他，我聽了很欣慰。

問：您對未來的美術教育有何期望？

答：我大部分都擔任學校行政工作，又從小學離開到高職去當校長，除了美展的評審沒有間斷之外，在教學上我了解的部分是較少的，只能從參加評審工作中去觀察，覺得和二十幾年前是差不多的。因爲從世界兒童畫展開辦以來，五十幾個國家送來的作品和國內的作品裡面，一直都有各種的繪畫、版畫、貼畫、故事畫…等，似乎看不出有很多的進展。

說到教育政策，現在一直強調本土化、本土教材，有一點太過火了，應該配合學生的生活環境做調整，找適合的教材，而非全面的本土化，我想在都市裏應該加入科技方面的教材，鄉下才用鄉土主題。現在教材有好幾個版本，可以配合都市、鄉村來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師教學的準備不夠，雖然不一定要寫教案，我們以前都寫，而且不只寫一科，全都要送出去的。其實寫教案能讓老師知道上課要做什麼，這個代表老師是否有準備。據我所知國小老師常覺得沒有時間寫教案，但是現在每班的學生人數比以前少了一倍，應該是有準備的時間，可能現在科目多，作業比較複雜，加上事務性工作繁多，是主要的原因吧！

……

這一次的訪談，筆者聆聽到姜添旺校長非常豐富的教學經驗，還有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的組成和他們評審世界兒童畫展的歷史，並且知道許多過去和今日的現象，例如台灣和國外小朋友表現的不同，是來自於不同學習環境的關係；老師幫學生改畫，而形成學徒制的美術教學；得獎取向使得大家的風格一致；評選時的一些問題等。早在民國五十年代，姜校長就重視兒童心理發展，運用美術教育了解兒童，進行輔導工作，讓兒童在畫畫時能樂在其中。除了重視兒童生活的基本教育，姜校長將美術教育融入到校園美化、綠化，讓小朋友將色彩帶入日常生活中，校內舉凡雕塑、牆面設計、教室的裝飾都是老師和學生一起完成的，這是身體力行的美育典範。■

（註：本次訪談尚有林泱秀、魏志菁參與。）